

# 墨子與佛教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90 冊

山內晉鄉

頁 99-108

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

1980 年十月初版

---

99 頁

## 一、引 言

先秦諸子之內，道家的代表者老子與莊子的思想和佛教的關係，從來已被不少學者所道破，到現在則流為老生常談了。或人以為初期的佛教，可以用作理解中國思想界底媒介者。宋儒表面上雖排斥佛老，其實暗地裏仍舊襲踏老佛的思想。朱明一代對於三教同源的議論雖各異其趣，而佛教和道家之間親密底關係，差不多是一致承認的。今請廣其說。

先秦思想中除道家與佛教有親密的關係以外，其餘諸家和佛教的關係，我國（日本）學界從未有人道及。今將中國二三學者的意見介紹如下，同時更加以批評。

## 二、墨家與佛教的類似點（一）-----韓子的意見

100 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百十七卷子部雜家類墨子十五卷條下，有謂：

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僻，無人肯居在名。

孟子痛斥楊、墨二子，以楊子為無君，以墨子為無父。其後又一度厄於秦始皇的火，再度厄於漢武帝的罷黜百家。所以至西漢末其學遂絕。我們一見前漢書藝文志便可瞭然。

提要的編者又告訴我們說：

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也以為佛教的思想，一半是從老子得來，還有一半則從墨子的思想得來。就是將佛教的思想分為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而以為皆從道墨二家引取得來。不過我們明明白白可以曉得，

他們是忽略了佛教從印度東漸的歷史底事實，致鬧出這種足以引得人家噴飯的笑話。其實中國的學術思想，亦與泰西相等。而中國的學者，偏偏要說中國的學術思想是泰西各國的淵源。這種通有的陋見，頗覺可笑。

提要更論證其說如下：

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

根據韓愈以文暢名隸佛時之籍，行同我黨，而稱爲墨名儒行。遂視爲韓愈將佛教和墨家等量齊觀的佐證。我們姑勿論佛名儒行一語能夠成立與否，若照韓愈的意見和提要編者的理論講，則

101 頁

又可以巧立道名。或楊名……等名目。

儒家的博愛主義，乃以家庭及社會的事實爲根據。墨家的兼愛主義則從「天」的原理演釋而出。兩家的思想和根據雖然不同，實際上兩家的教祖孔墨二子皆慨然以救濟天下生民於塗炭的大任自負。我們觀「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一語，就可以想見當時的狀況了。孔子與墨子實在是中國社會的二代救主，與釋迦耶穌相比，方覺相似。

今提要編者以爲佛教的實踐方面慈悲底主張，與墨子的兼愛同視。其謂佛教的慈悲採自墨子之言，不攻他們就可以知道他的不當了。而韓愈本人有那種意見與否還是一個問題。原道的末了，處分道佛兩教的議論道：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其亦庶乎其可也。

這就是要強迫道士及僧侶還俗，將道藏及佛典燒棄，將道觀及佛寺改成普通民房的意思。這種意見在一方面看起來兇殘有甚於殺伐。不過從藉佛道二教徒去救濟鰥寡孤獨廢疾者等無告之民，以爲國家的救濟政策底一方面看來，也覺得頗有見地。若照這意見行事，則佛教徒在實踐一方面，可以體現佛心的慈悲，同時更能幫助國家填補救濟政策的缺陷。韓愈的意見，也不能說他不當。

102 頁

### 三、三教一致的先驅----韓子

提要編者又說道：

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后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

我們若引證韓愈的讀墨子一文，知道韓愈以爲孔墨二子

若同時，必互談握手。又謂：

辨生於未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

他以爲是非優劣的紛爭，在教祖間是沒有的，乃末流弟子所爲，則他的確是三教一致思想的先驅者。

韓愈在送浮屠文序上面的「墨名儒行」，乃是將墨家與佛者等量齊觀。現在於讀墨子中又有「孔必用墨，墨必用孔」之語，則目韓愈爲三教一致的先驅者，並沒有牽強附會的嫌疑。

提要上面又說：

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

的確，佛教徒能自奉簡易，去努力於社會救濟的事業，乃是佛教存在的根本原因。自梁阮孝緒的七錄以來，佛教在九流中的地位確立不拔，而史家對於佛書及事蹟也都有著錄了。我們在此

103 頁

更想起了宋仁宗皇帝以契嵩和尚的鐔津文集八卷如萬言書的事跡，則提要所說亦有所本。

#### 四、墨家與佛教的類似點----江璩的意見

江璩的讀子扈言第十四章論墨子非姓墨一篇上說，墨並不是姓氏，乃是標榜墨家主義的意思，列舉八證，娓娓數千言，頗有研究的價值。今不能將其論證一一舉出。第五條件下說：

竊疑墨家之學，內則薄葬，外則兼愛，無親疏之分，無人我之辨，示大同於天下，與禮運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義同。以宗族姓氏爲畛域之所由生，故去姓而稱號，以充其兼愛上同之量，又與釋氏之法同。

江璩以爲墨家的薄葬主義與兼愛主義，頗有可採。如對於自己血族間的葬祭底儀式頗爲節約，對於非血族的社會群眾則抱著兼愛的熱誠，與禮記禮運篇上所說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同一旨趣。若將姓氏冠在自己的名字之上，則血族與非血族的畛域乃分，與墨子自身的主張就背戾了。墨子與他的弟子，都主張排棄一般的習慣，所以先將自己的姓氏去而不用，以代表他的主義底「墨」字代作姓氏。這與佛教徒在印度廢除四姓的區別，同冠「釋」字作姓的事情相同。在中國亦然。道安在增一阿含的傳譯以前，亦已自稱

釋氏。

如此，則墨家與佛教之間，不僅發見了兼愛與慈悲的類似點，去姓氏而以代表主義的字代用

104 頁

，又是一個類似之點。江璩又說道：

此孟子所以斥之為無父，（按墨氏兼愛只不別親疏，非不愛父，即親中亦不只父一人。孟子獨斥為無父者，蓋以其因兼愛而並革其父之姓氏，而忘己所從出也。惜此理千古無人道及），此亦墨氏之學所以獨異於諸家，而高出於千古也。

孟子的所以排斥墨家為無父者，以為墨家的兼愛主義，將此血族與彼血族等量齊觀，則鄰人的父母，與自己的父母就沒有區別，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也不會認識。不過孟子何故只說「無父」，而不說「無父母」，其中必有深意在。我們曉得姓氏是從父得來，不是從母得來的。墨子排棄自己的姓氏，所以孟子只斥他「無父」，而不斥他「無父母」。

江璩以墨子之學高出於千古，可以說是極褒揚之至。最近中國的學者，也將周末諸家視為異端邪說的陋見漸次擺脫了。諸家思想的真值方能看得出，這乃是學風變遷的特徵。

#### 五、餘 論

著者亦得附加一二鄙見在後。韓愈圻者王承福傳中有謂：

功大者所以自奉也博，妻子皆養於我者也。而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聞而惑之，又從而

105 頁

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為身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

左官王承福因自己沒有力量去養育妻子，所以不得不營其獨身生活。而韓愈乃評為獨善之賢者，又說他是信奉楊子為我主義的人。這恐怕不是批評區區一左官職的適當評語。那些佛道二教徒，終年閒居在深山幽谷之中，一個人修身養性，將社會的救濟事業置諸不問，乃是應該痛示的。區區一圻者，評為獨善的賢者，又援引而稱為楊子的為我主義者，恐不免有小題大做的非難。

在道佛二教之內，道教徒的獨善其身者較多，佛教徒中

有一半的確只獨善其身，不過其他的一半則以兼濟為懷。獨善其身者比諸楊子的為我主義，濟世利物者謂為墨家的兼愛主義。那末佛教之中不是有兩派的分別了嗎？原來楊朱的學說，也是淵源於道家，道家變為楊家，在表面看來似乎很是奇突。韓愈的原道上說：

其言仁義道德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

楊墨二家，秦漢以後其學已絕。若楊墨二家的學說與淵源和道佛二家沒有關係，則韓愈也用不到說「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了」。

又清王耕心的摩訶阿彌陀經衷論（續藏三十三之王）上說：

及十歲過鄉塾，聞其師方授諸弟孟子書。訓曰：楊者何？今道家是也。墨者何？今佛家是

頁 106

也。能以言距道與佛即聖人之徒也。聞之大欣其言。

以楊墨兩家與道佛二教同視，自韓愈以下，幾為中國村學究輩之口頭禪了。然而在道教方面，竟有以墨子為地仙，附會他是道教祖師之一。東晉葛洪的神仙傳上面記著：「神人授墨子素書二十五卷」的文字。此後奇怪的記事，更層出不窮。

戰國之末，墨家分成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三派。韓非子顯學篇中記得頗為明白。我們拿現在的墨子一看，諸篇都有三篇，內容則大同小異，乃是三派各自將經本私傳的明證。這又與佛教的小乘各派的分裂底情形相同了。因為印度小乘各派的所以分裂，也是因所持經律不相同的緣故。

總之，墨子與佛教之間，有一二類似之點，實在不是過甚的廢話。不過就思想方面說，二者當然不能說他是絕對不相同。而就歷史的關係考察起來，二者就完全不一致了。所以我們不能說一致，而只可說是類似。

#### 附 記

本篇第五項餘論條下，將楊墨兩家與道佛二家同視的中國村學究輩的譽論，因已記出。然檢朱子全書上也說道：

107 頁

孟子不關老莊而關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佈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

，今無說可關。

當古代則以楊墨配老莊，到了朱子的時候，則以佛教內禪宗的冥想主義配楊朱，禪宗以外的嚴肅主義、社會主義配墨翟。這乃是朱子承韓愈之意而更闡明的一個明證。

（潘公望譯自支那佛教史之研究）